

月
滄
文
鈔



830637

月滄文鈔

咸豐四年
臨桂唐氏
涵通樓琴



月滄文鈔目錄

涵通樓師友文鈔卷三

卷一

與吳仲倫先生書

荅毛生甫書

荅鄞縣令程朗岑書

與李海帆書

岳秋塘先世遺聞序

警省錄序

映雪樓藏書目錄序

命理考驗集序

月滄文鈔卷一 目錄

書烈女王淑姑題詠冊後

跋陳文恭公家書冊

贈趙生夢齡序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君傳

單照寰傳

王曉塘傳

郭琢如傳

浙江寧波府鎮海縣知縣加通判銜休寧戴君行狀

禮部侍郎江西新城陳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誌銘

胡母秦孺人墓誌銘

贈文林郎例晉承德郎郭府君墓表

浙江慶元縣知縣秦州劉君墓表

呂貞女墓表

月滄文鈔卷一日錄



永福呂璜禮北著

與吳仲倫先生書

仲倫名德旋

往時從惜抱茗柯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舍繩尺以耀其才嗣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尙及見之因竊以自幸而又自悲璜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

月滄文鈔卷一

是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論無多姚春木亦閒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先生今日之惜抱儻得侍左右親荷講授庶幾旣衰之年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歟雖然知之而弗爲與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淳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其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璜自顧前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淳于之舊方顧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敬以奉教於先生是用愀然悲其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朗岑大令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旣拜大集之貺春木出示手書又感

先生不鄙瑣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瑣於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
嶺表交遊中或頗有志乎此他日還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
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爲而竟焉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俚儻亦先
生之所許耶尙遲瞻對政布區區

答毛生甫書

生甫名嶽生

生甫仁兄執事去秋穆堂來辱惠教比其返乃不作報書竊計執
事會當入志局又自慚卒卒所業無銖黍進不欲以俗狀溷聰明
也載奉手誨知修志事乃訖不果文章顯晦有時執事麈翰筆何
憾彼中事多奇特願無由託鴻文以傳是可惜耳自來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此童而習聞者然雅密固文疏澹亦未必不文吾人性

月滄文鈔卷一

二

有所近習亦因之及濡染旣久遂若各懸一鵠於意中期以必至
苟不怠棄而畢殫其智力則適肖夫量之大小而皆有所成子固
之於班永叔之於司馬塗軌殊而所至則一不相訾亦未始不相
入也師承在近日惟桐城爲正由之而光益爛焉則務加其膏爾
舍是而直追漢人不數唐宋以下彼獻吉于鱗仲默元美之倫已
先之竟何如矣執事頃所論深有得於班氏書以近小說家爲偏
學史記之弊誠然誠然若陳承祚之志三國則固以簡質勝名物
瑣碎惟襄世期所注時有之其近於小說及煩蕪爲累之處或
正不免來示謂吾輩尤宜研求其陳氏耶抑襄氏耶相去遠脫有
所疑正資違覆以冀得中特煦煦相諛媚而已何友之須而沈疴

之起耶璜所居前半已易主餘者亦有成說夏秋閒當可解維而南嶺外良師友益寡平時所植者薄衰齡乃始講此其無與文人
之數非自謙而實揣量之熟執事期勉逾涯但有悚汗歲當大比
執事或尙有科名之意否退之答陳商書與其答李翊者殊指斲
至於古斲取於人執事皆優爲之惟自擇焉要於必至海內止此
數人璜雖遠去在數千里未嘗不切切跂予也不宣

答鄞縣令程朗岑書

辱書以司馬子長相況夫以文論則自班孟堅以來無有與子長
比者不詞如璜何足當其萬分一哉如以救李陵一事重子長謂
能篤於執友則不能以無惑嘗讀班氏書李陵傳疑其有取敗之

月滄文鈔卷一

三

道三焉單于在數千里外其地利於騎而不利於步乃云無所事
騎願以步兵五千涉其庭卒使敵以騎兵數萬追之而力不支一
也出關時軍中有女子而不知直至遇虜引還鼓之不起乃始覺
寤何其疏耶二也管敢爲校尉所辱不罪校尉以慰敢心致敢亡
匈奴盡告以漢軍虛實三也有此三失師行無律矣及士卒多死
乃曰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此匹夫之勇亦無聊語也況
出居延後遣陳步樂還不請發兵爲繼豈所云知己知彼乎由是
觀之陵固始終一輕遽人耳其後不能死節累及母弟妻子班氏
謂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良不虛矣子長中救之詞稱其事親
孝夫戮及其親尙可謂孝乎又稱其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夫

降敵而臣之而壻之果不顧身者乎子長傳李廣曰其善射亦天性雖其子孫學之莫能及則陵之技亦可知矣而於陵傳多沒其實又豈足爲信史乎豈可震於其文而遂爲所蔽乎璜於僚友素不喜爲黨同而亦不欲爲苟異如以子長之救李陵相擬亦未敢安也因執事譽非其真聊陳向時讀書之疑如右非欲以苛論古人也亮之幸甚

與李海帆書

海帆名宗傳

寒燈有暇每與厚齋讀執事四書文嘆氣格神韻不類正德嘉靖以下人也前者闔中相晤執事語璜以謂我輩論文不妨各出所見以相糾摘卽所糾非是過而存之亦足以爲攻錯之資執事所

月滄文鈔卷一

四

造淵然不後於古人而虛衷抑抑乃復如是孰不願效愚者之慮於執事蘄相證且蘄交勉耶昨奉手教重理前說以大槩諄諄命璜校讐夫璜學殖蹇淺不能文何足以知文況執事文之高古醇厚更何足以知之雖然爲文之取徑各不相謀則所見或異淺者見淺彼亦別有見耳古大家傳文未饜人意被譏彈者爲不少矣究而論之作者藉評者以傳耶抑評者託作者以傳耶傳不傳何暇深計評之當否要於作者無毫髮損也夫璜固不知文者也以執事喜糾摘不以見淺而棄且評之當否於執事初無損也是以不辭而爲之評且加糾彈焉以爲相證可也以爲交勉則璜不足與於斯而亦不無意焉者也適有便率布數行順返大槩惟照不

岳秋塘先世遺聞序

近日桐城姚氏謂唐時入史館者必令試作名臣傳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

上諭吏牘以避黨讐譽毀之嫌而名臣

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故私傳不可廢也余以謂傳之爲體雖家之私藏作者亦恆有所剝割斬免文章重臆之累故年譜行狀之所具非其大者則或從而乙之惟孝子慈孫不忍聽其湮沒掇拾銓次自爲一編其所紹聞者有自當益賅而能覈特患言之不文其人其事乃復黯汶無色否則意存夸詡近於以善誣親亦識者之所譏也中江岳氏累世勲伐炳耀寰宇敏肅公以前揃刈黜

月滄文鈔卷一

五

昧功在西南襄勤公一身宣勞於新疆二萬餘里之中劍之鞞之

以煦以宇功在西北中丞公而下魁閎奇瑋不世出之才篤雅淹

通之器接踵而興蓋家世之可傳述者偉而且盛矣秋塘令君中

丞之孫也宰浦江有年旣著聲績而臨民之暇追念前烈以其少

時所得於庭訓者條而書之彙成上下二卷顏曰先世遺聞繁簡

一因其實不欲人各爲傳懼其芟所有則略益所無則誣也其敘

次撰述一歸雅令儻移此才以作史庶幾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

良史風焉昔者曾密公之厯官行事旣見於歐陽氏所撰碑銘而

其孫子固序其遺集必搜輯佚事而具詳之可以想古人奉先之

恪乃歐陽氏自作瀧岡阡表不過卽崇公行實一二事約概生平

又以見古人立言之慎令君斯集殆於二者兼之若乃遭逢
聖主眷遇優殊爲千古勲臣所希有瑣錄是集非有託於金陀粹
編之意則令君故自言之覽者亦可以得之矣

警省錄序

崇慶鄧君雲階官寧波貳守方攝台州府篆而哀輯其前時利民
惠士諸公牘及其厚於宗族鄉里之文移冊籍爲一編鈹之版顏
曰警省錄汪少海大令旣序之矣他日復屬序於余余以一書不
兩序辭焉君請之至再曰子謂大令所已言者辱雷同言之爲駢
拇枝指耶審爾雖某亦嫌其贅也某固有其鬱鬱思得子以揭於
世者方道光癸未浙西大水時某爲令石門與災黎同蹉踣於泥

月滄文鈔卷一

六

滓者三閱月水之初漲也邑西南百數十墟苗新插皆沒巨浸中
某度其勢未可以卽退而蒔苗之時不可失亟訊諸鄉農委之乎
抑矢眾力以徼勝乎對曰惟使君命耳曰并力築墟岸高之涸其
中市秧而更插猶可爲也皆曰諾則麋集鼓舞趨事未浹辰插新
秧咸遍方共慶災其可濟已俄而暴雨又連日所築岸皆潰復沒
巨浸中而市秧時苦難得價昂甚募健夫窮晝夜挈水其傭值亦
數倍於平時民弗之恤皆棄衣輟食質子女易錢以應某之令蓋
十萬戶誤某一言費不貲悉以付之洪流是天降禍而某又甚之
也傳曰禍無所用重至今每念此輒愀然而懼或竟夕不成寐以
爲大戚子盍爲某暴之使當世以是爲戒某庶其有瘳乎余聆貳

守言而異焉人有疾則丐醫醫明知其不可爲而猶冀幸於萬一立之方思某藥可以起某疾必入劑不問其費也不幸而不起醫乃自咎無已時豈誠醫之咎哉何以異於是也雖然黃次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史顧稱其長者之心非猶夫人之心也牧令爲民父母其所以多去後思不在政令之著喫味之末矣自謂吾心既盡恐不克盡者已多艱阨必誘之於數其他之多所諉抑可知也如貳守之心萬眾咸見謂君實活我夫豈或不諒疑爲病我者而猶不敢卽安若此庶幾古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故終不辭而爲之序

映雪樓藏書目錄序

月滄文鈔卷一

七

莊子芝階藏書於所居映雪樓而次其目凡四卷以示余余周覽一過曰富矣哉他日過芝階相與登樓四望則籤識森然偶挈一無涯而戒人勿逐也子沈酣於數萬卷中敝敝焉不知所止如歲月不足以繼何且故古人糟粕耳芝階笑而弗應余以謂書至今日諛詭蕪蔓足亂人之耳目者不知其幾苟大爲之防曰非聖人之書弗觀則客之言亦豈云隘雖然事日以益積人之智亦日以益新將欲於古今失得綜巨細而摭粹精舍羣書曷以哉原大者用必饒雖孔門之教亦博先乎約矣矧芝階心通古人之意論學不淪於虛詬經不滯於小有卓鑒以宰制乎羣籍故旁蒐遠攬癖

之淫之惟其篤籠之居之惟其備其澤諸躬傳諸子孫固謂資各有所近而才視其能勝吾萃千百載聖賢才俊以至一得之士之所見於一樓匪惟立言於是乎取之卽立德立功皆將於是乎取之必盈其量而可以不朽斯吾志以畢耳今夫酒飲之而血氣以和尤異者或使人壽考方其始釀也一陶甌一麴蘖一水泉火齊皆無所於苟其陳因委積舟運輦致益多而不厭則秫稻是也釀者曰此酒材也無何旣酒焉則材也而糟粕矣故漆園糟粕之云由後而視之也是得魚而疵其筌也且其言曰火傳不盡而薪有窮夫事理所以傳之無盡恃有書耳爲天下珍之爲後世無窮之天下珍之而能無厚蓄之芝階曰辨哉吾子之說莊也客旣去遂

月滄文鈔卷一

八

屬書於卷首芝階名仲方秀水人居杭州其先蓋武進人

命理考驗集序

命於君命於親其顯也命於天其隱也皆命也不可逃也不可逃則顯者吾奉之宜前知之隱者吾俟其來而祇受之烏用前知雖然誠知焉而豫謀所以善其受不猶愈於不知乎而世之求知者乃終苦於莫知其真可知耶不可知耶術士之材下雖習焉而不足以爲知儒者之志高常外焉而不欲知此真知所以不易也余子樂齋曰吾講此三十餘年矣闕人殆盈萬矣始者吾爲諸生與蜀人談此而中及得舉三試於禮部與都中人談此而又中其後作令於閩今佐郡於浙與閩浙人談此乃益多奇中非別有異授

也亦非有所僥得於探刺也博取古書熟之復之精思之廣取今人絜之參之求其故而冥會之有弗得則輟食寢以索之如是而猶有不中則必其後起之數也否則其譌也璜嘗叩其說余子曰易之蘊具於方圓二圖惟命亦然于支之列爲歲月日時也方也然而分陰分陽於秀出觀其特於交會觀其朋比次爲紀運也亦方也然而東南溫而西北涼貴偏勝者其偶喜相濟者其常星躔之圖象圓矣義相輔而彼短此長璜始聞余子之言惑焉繼聞其論乃喟然曰淵矣哉前人未之及也劬矣哉非徒隱之測也可以爲凡求知者則也於是余子屬璜序其命理考驗集謹書此以復書烈女王淑姑題詠冊後

禮女子子在室則從父兄其變禮之見於曾子問者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由是觀之旣納幣有吉日而壻遭喪脫免喪而弗取固可他字者也禮稱情立文使夫人皆可俯而就跂而及如是而已奇節異行不見於三代以前蓋言動有經安於其常罔不悉叶於則何所庸其高異哉後世廉恥衰薄違乎從一之義者實多於是守正者子子自持至於一受聘而終身不易若羅勤女之於朱曠則自漢已有是矣然君子重哀其志許其貞不欲執女婦之恆以相訾何也矯枉者未必不過直人能慕其矯也斯去枉得直之漸也昔黃蘊生先生將殉節或謂未受職可以無死先生曰出身之士旣許國矣卒自裁吾觀烈女之事

其猶有蘊生先生之風也夫

跋陳文恭公家書冊

臨桂陳文恭公官總督巡撫二十餘年所歷者九省有四至三至再至者凡十七任入贊樞廷身依日月之際又九年乃薨平生所措注皆根柢儒先一切補苴張皇之治薄而勿事略見於所著之書矣此家報數紙直白未始經意然愈足見真緬維當日國家累洽重熙閭閻之富庶古今罕儷公以宰臣荷

皇帝倚眷之隆

優以殊禮顧不得已於誕日設宴其心若甚純

弗安而陳戲娛賓直以爲非性所適而前此未嘗有焉嗚呼世味之與道味異也深於義理者視人世耳目之娛若不勝其厭苦雖

月滄文鈔卷一

十

曰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樂者乃別有在也此所以爲社稷臣也抑余聞韓魏公喜作書札字畫端重剛勁肖其爲人公素無書名不知作意寫之視魏公奚若然道足以鎮雅黜浮則高山大嶽之觀常流露於不自覺昔人稱魏公氣象雄傑包育微細又曰蓄泄雲雨藏匿寶怪對此冊彷彿遇之矣

贈趙生夢齡序

書之貴於古今歷久而不敝者必其闡明聖人之道者也後世學者束髮受書父兄所課督師友所講肄章句焉而已材子弟以其所誦習發爲詞章訓詁取科第廣傳述亦章句焉而已考其得力未始非聖人之書然獵取浮華僅資博辨求其所發明本諸躬爲

體驗者蓋寡夫澤之於車也爲輪爲軸爲蓋爲軫轡有並綬有授按冊可稽也使執御而試之乎水曲交衢茫乎其無措也山人之於舟也前艫後舳帆懸桅聳淺宜篙深宜櫂坐論可意解也偶泛乎中流風濤洶起使奮臂以助榜人惶駭不知所從也山澤舟車之各不相習其不相入也固宜聖人以其體之身心者一天下萬世於仁義中正之途不如是不足以全其所受而顧可弗之習乎弗之習而獵其章句曾何補於天下萬世且何以異於並章句而遺之者乎昔者司馬氏傳儒林廢書而歎蓋有慨於廣厲學官之路馴致天下學者靡然嚮風所爲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彥不過禮儀掌故記誦能多而班氏繼之亦以爲祿利之路然

月滄文鈔卷一

十一

也自時厥後儒林文苑或合或分以畸行見以篡述鳴卽有窺於聖人之一二而不見其全大道殆榛蕪而幾於晦塞有宋眞儒輩出相與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言聖人之言自食息起居以迄乎經緯天地運量古今之大一皆默參離合推見至隱蘄有當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不啻面稽而眾喻焉百世而下誦其書潛玩其旨斂容起敬想見省察存養粹然至善修之一身措之國家天下無在非天理之流行由其道雖希賢入聖可也雖萬世太平可也夫民毗陰陽從邪僻固知自艾如擿墮以索塗其不顛躓者幸耳學士大夫蹈道以爲之倡庶幾有所觀感以愧以奮漸卽於康莊宋儒書乃所以引之翼之至明顯而安平者也乃南渡之

未至以道學爲厲禁歷元明以逮

聖清昌明聖道多醇儒矣

而高才博學喜縱惡拘之倫或且輕相詆議以惑亂後生之耳目世道之憂有大於此者乎仁和趙生錫九余闈中所薦士其來謁首以宋儒之書爲問余喜生善讀書不徒爲章句儒已也書此勗之堅其志焉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君傳

王君撫棠字辛甫浙之會稽人讀書有智略年四十猶覓舉不遇後乃以順天鄉試薦卷充寫書官敘勞得州同知發廣西上游察君能倚任最篤嘗權南寧府同知會安南國內訌大兵聲討底定後阮藩入覲京師道廣西護行往還如禮先是太平南寧鎮安二

月滄文鈔卷一

三

郡所轄關隘與安南接壤者宵小潛出或挾違禁物亂通市之舊及是議增兵巡守大府以其事創當申明約束檄君往勾當之君至則益條陳所見具施行邊事咸理奉

旨加府同知銜尋

署太平府同知駐龍州龍州者安南貢道所經也公莅事未久適阮藩以其國嵩陵等七州與雲南開化府密邇向爲莫氏舊人所據及其人面內彼處士民因緣相附而守土官概征繕之籲請稽核具表文一通咨呈地圖各一事郵至龍州君按故牒中外界定數十年久相安所請者謾拒不爲之達而縷陳顛末於大府以入告奉

溫旨嘉獎賜大緞二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事也方是

時阮氏代黎新立旣納款祇受

天朝封爵疊拜寵賚漸驕恣

又惑於叱隸之言生冀倖心以有是請不虞君閱其牘弗俟申請
大僚自以意駁詰而封還之答以書辭嚴而義正且謂是曲說非
惟不可上 聞亦且不可陳於督撫故阮氏知 聖朝臣工明

大義非可動搖卒氣奪帖然不敢復肆既而太平知府員缺大府
以君奏署奉 特旨陞授蓋君器幹可大用久契 聖

心而治龍亦三年所矣嘉慶二年貴州南籠狃苗弗靖界連粵之
西隆 朝廷命將徂征軍儲設局於思恩之百色大府復檄君佐
理經畫秩如大軍凱旋君於所過督辦撫恤事宿弊以剔惠普及
於民君色溫氣和薰然長者事無小必緯以精心守太平四年以
兼權左江兵備道視事南寧既復任又五年乃請告歸僚吏士民
送君有泣下者年六十有七卒於家無餘財子恩保

月滄文鈔卷一

七

諭曰龍州范君澍者故寒峻君教誨而衣食之資之使有家范君
竟以成進士今年范君過杭州手君事實屬余爲傳意懇款辭之
則若以爲大感南軒張氏謂國家辦事之臣不若曉事之臣君殆
兼之者歟然有識如范希文且坐擅復元吳書奪一官矣公之遭
逢 仁聖被 恩進秩非異數耶安南今爲越南國南
籠今爲興義府云

單照寰傳

照寰之待次杭州也余已削籍願無三數日不見過則相與談
吏事間及文章皆咄咄可畏無何照寰攝遂昌未之官嘔血斗許

然猶力疾縮符去。早夜治官中事。忽一日語其僕曰。某日時我當死。已而果然。距其語十餘日矣。於虜異哉。照寰姓單氏。長沙平江人。自童齠有早慧之稱。日讀五千字。未嘗不熟。既冠爲弟子員。明年鄉試。遂中式。下第後居京師。七年乃中道光丙戌進士。而以知縣發浙江。嘗謂余曰。某九歲喪父。思所以昭母氏苦節者。不在世榮。苟爲令。不如古循吏。非孝也。故其莅官。僅數月。遂昌人至今尸祝之。爲詩文具意。致異乎世之卑卑者。初照寰娶賀氏。凡一月而赴試。禮部賀旋卒。及得官。乞假歸里。娶凌氏。又一月而之浙。凌亦遂寡。照寰名朝詔。別字亦廬。年三十一。無子。以兄子理沈爲後。

論曰。照寰之材。千萬人中不一二見也。有其材。尤難其志。使得竟

其所施設。必有卓然表見於世者。方授上虞令。未至而遂死矣。悲夫。

王曉塘傳

余初不識曉塘。友人張君澹示以曉塘所爲制舉文。余大歎異。張君曰。此吾鄉先輩平生不得一知己。齋恨以沒子。幸知之。宜爲傳久之。張君復以其狀來。敦促至再。曉塘吳江王氏諱鋼。字序聲。生五歲而孤。並喪其母。育於伯父樸菴。所幼奇敏。讀經書。日可百行。皆上口。年二十一爲學官弟子。文譽赫然。先後督學使者得其卷。皆劇賞之。試輒高列。同懷兄翠庭先生。錕登進士第。曉塘視其文。官此易耳。卽其題草數篇。詢於人曰。何如。皆曰。過之遠甚。然曉塘

十赴省試屢薦於房考皆不售而遠近習進士業者聞曉塘名則皆來受爲文法歲嘗數十人性孤峭不妄交足不至城市翠庭先生守保定遷鞏秦階道數以書相招皆不往既老矣乃循資爲歲貢生後以兄子履泰貴得 賜封奉政大夫子觀潮諸生孫元楷

論曰自有明來以經義取士士之窮老盡氣以求工者不知其幾也然工拙在已而取舍在人是有命焉爲人定勝天之說者曰射御貫則能獲禽夫有文如曉塘而猶不遇則天其果可勝耶

郭琢如傳

郭琢如者居安邑名其章字琢如閭左有古槐四因自號四槐年

月滄文鈔卷一

五

二十許時父遊河南之魯山卒於旅舍凶問至琢如即日從一僕往扶櫬會天寒大風雪琢如徒步行兩足皸裂血出漬芒鞋一舉趾則灑灑然道所經爲之赤見者莫不憐之勸以少休泣曰忍乎導之乘騎則曰禮乎旣而憊甚不能前倚其僕息柳下忽仰天大慟曰天乎父骨未歸遽死某死易耳禮不可失卒扶僕肩盤跚行至魯山舉父殯遷安邑禮葬焉嗟夫禮之所繫大也晉人尙通乃曰豈爲吾輩設後世自高者至或侈談以自便琢如蓋學官弟子其家又不貧奔遠道喪往來千餘里乘棧車策蹇不爲過其心顧有所甚不安皇皇瞿瞿然至於疲頓不少故可謂難矣琢如後領鄉薦官臨汾教諭課士有方方嘉慶壬申癸酉閒琢如有弟爲浙

江知縣來視之余亦待次杭州時時相過從愛其伉爽與之論天下事媿媿不窮皆鑿然可以見諸設施者惜其爲校官無所發攄遂以死也余旣爲尊府君表墓乃次其傳

浙江寧波府鎮海縣知縣加通判銜休寧戴君行狀

休寧戴氏自唐忠恭公安以下多顯宦君其裔也諱彝字尙古別號松門父容維揚喪其貲家因中落君年十二貧無以自存有舅氏吳某居松江金山往依焉遂爲金山人吳使學爲賈君晝則雜傭保習會計夜則避人讀書至漏盡乃休鄰有老儒課誦恆往請業遂通詩文詞尤深於畫理松江知名士咸喜與君遊旣而之雲南訪所知因得以畫謁方伯海鹽陳公大爲方伯所器延入幕佐

月滄文鈔卷一

六

銅廠鈎考居三載會銅廠有核銷事當就部筭方伯遣君行君蕭然一身畱都門半載事乃定以書報方伯方伯愈益奇君郵兼金爲贖時有龔某與君邂逅都門謂君有用才宜於仕復解囊以贈遂入貲爲縣丞籤發浙江時年四十有二矣嘉慶四年君至浙明年會大府 奏請清釐司庫方伯南豐劉公設清查局知君可任命司局事已而長白慶公自直隸移藩浙中戒於王麗南獄督責切峻王麗南者係定點築吏以侵公帑罹重辟者也君毅然以南北廩藏攸殊爲方伯覲縷陳之至於再四方伯意解艾除煩苛而局事卒纖悉無遁形方伯亦雅重君六年攝開化縣丞值歲旱君佐其令勘查撫卹勤劬備至先是饑民嗷嗷君懇懇便宜發廩

令難之君曰待上請既允而後行必無及矣令不得已從君言民以安集後大吏亟稱令識權宜不知自君發之也十一年授蘭谿縣丞大吏畱司寶浙局事方倚重君不令之蘭谿十四年署海寧州長安鎮州判長安爲米商麇集之區黠者騰價以牟利市民大譁大吏將置商於法君力爲申救而令畧商旬具米石登下實數以報自是乘除多寡有以考商不得操奇贏高下其直十七年以卓異膺薦舉十八年遷知鎮海縣縣西北有大河自康熙二十六年疏濬後久淤塞君集紳耆使遍諭有田者通力挑之削五尺杙爲去淤之度令深必如杙日往巡視勤有犒情有罰凡挑濬六萬二千餘丈兩閱月而工歲旱潦有備二十三年海疆俸滿加通

月滄文鈔卷一

七

判銜會靈峰寺僧假葛稚川仙蹟以惑男婦遠近闖集蹂躪傷人或寄宿寺中姦究無所稽君請於大吏械其僧禁民無或至寺有受僧嗾使者搆譫詞動大府君力爭再三禁絕之二十五年夏秋少雨步禱烈日中積勞下血九月二十五日卒於官距所生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六十有三君豐頤廣額伉爽有節概遇人不設城府無疏戚壹歸於厚意度廓如能容人所不能容喜拯人患苦居官慈惠廉靜周知民隱公餘彈琴賦詩蒔花竹以自娛無他俗好晚年尤深於畫自言此事得之性生自滇藩幕中飢覩名人手蹟意境日拓所藏書畫至夥鑿別唐宋以來家數無

纍黍差善警以意立方隨手輒效其他吏事之勤能不具狀也祖

監生奎父監生懋璋皆贈如君官祖母吳氏母吳氏配沈氏皆贈
安人子監生夔先君卒孫冕女三人君既沒而余來攝其縣事拳
惟哭之冕甫九齡出喪次稽顙乞余爲狀禮與詞惻惻動人念平
生至好以心相契如君不數人也其忍辭謹狀

禮部侍郎江西新城陳公墓誌銘

道光十有五年八月己巳禮部左侍郎新城陳公卒於位明年三
月公之孤蘭滋將自其所治上思州歸里葬公於荷塘未行以狀
來請銘璜嘗獻所爲文於公荷公教良厚受狀慙然不敢辭序曰
陳氏其先徙自江州宋以前累世旌義門者也新城之陳自凝齋
先生諱道以通儒宿德第進士而家始大凝齋之考諱世爵於公

月滄文鈔卷一

六

爲曾祖公之考則河南陳州府知府諱守貽仍世累

誥贈如

例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嘉慶庚申順天鄉試舉人辛酉成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年六十八官終侍郎而所更者江南

道廣東道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右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講右春

坊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署

戶部侍郎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甲戌己卯會

試同考官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

南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浙江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

會試總裁先是凝齋先生子若孫若曾孫官中外者簪笏符綬濟

濟皆顯列門望之盛聞天下公胚胎先澤神檢早過於人稍長內

行修謹始試筆爲文則鬚鬢追古作者 國朝治古文自桐城方侍郎苞邃於義法繼之者劉敦論大槩又繼之爲姚郎中鼐公甫羈卽有志於是嘗從舅氏魯君九皋遊魯君古文守繩尺而凝齋先生論學一宗於朱子故公所承學合之於所紹聞諸歧雜不辟自遠姚郎中主講鍾山書院公往從請業凡數年所殖益深博莫測其際於文章源流正僞之分辨之綦嚴嘗以謂北宋後惟熙甫歸氏敘事雅潔有遠致蓋得諸司馬子長所作必以是爲宗然頗病束書不觀之徒剽竊形似於聲調字句閒也或問爲文之要曰辭足請循其本曰通經曰考古今成敗得失而所重尤在立誠於世之講考證六鉅鉤鈇細碎不欲薄棄之曰是於吾道爲支葉

亦一家言也見守殘專已輕訾大儒以譁眾之士則相對默然其人既退乃徐曰彼未嘗深究宋五子書反諸身心以證其合離但目論爾蓋公之尊經術以匡正文體擡當世張絕學其大指如此故於說經諸家尤慎持擇治春秋仿東萊讀詩記之例臚列儒先諸說之脗合者緣而成之命曰春秋屬辭會義又陳州嘗命公刪訂陳氏禮記集說及某氏四書通義三書皆未成常置行篋中以自隨聞近人之嘉言善行及有關掌故國聞者輒采之爲衲被錄斷篇隻句手鈔胥寫纍纍凡數十百本性沈粹不見抗厲之色對之者珷吝自去至老猶嗜學晨夜疊疊當官恪於其職操文衡品第精覈士雖被放不聞有違言上元管同能古文爲姚郎中高第

弟子久落解及公典試江南而同中式宜興吳德旋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其文嶢然有以自成既老矣公延之入浙江學使幕與商訂所作或有所塗乙乃益歡居京師後進小生以文藝就質必衰異而誘進之或游揚於眾不容口客至賦詩弈棋對談常竟日不倦自奉簡素屏厚味器用車服不做甚未嘗技飾之先世故饒於財爲義倉數十以贍宗姻之乏置者及公仕而用不支家無餘待矣然所得祿入恆斥之以急人之急隨手盡無所惜計爲外祖及姚魯兩師置祭田費不貲同年生查君夫婦相繼卒無子納其第三女爲子婦而養其幼女爲己女爲擇顧侍郎子嫁之會要人有喪弔者盈衢獨不往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之矣其內貞

月滄文鈔卷一

廿

而外和多類此然宋臣孫覲有專祀在陽湖垂七百年自公始劾罷之則疾惡未嘗不嚴也始官編修凡八九年不遷既遷御史而還爲編修皆處之泊如絕不以顯晦關慮後由侍講學士累遷至內閣學士甚驟

上溫語曰朕知汝恬退特簡用汝非有保舉汝者也及浙江學政任滿將還京適有赴都察院訴浙事者

命畱浙鞫之讞旋定以道光十五年三月返京師

上賜

以平定回疆圖無幾何遂病及疾革顧謂姪孫溥曰吾文視並世之有名稱者筆力尙不逮遑論古人獨平生不足於宋史頗多心悟思有以糾正之以茲事體大故遲遲今已矣篋中未就書亦無望於卒業矣豈著述亦有數存耶配魯夫人子四蘭瑞先卒蘭滋

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郎中蘭豫甘肅候補縣丞孫
大煥湖北候補縣丞大慶先卒大某大本女七魯受茲涂慕祈王
輔舜王汝誠祁寯藻譚蘭祐曹汝其壻也所著詩文集凡若干卷
銘曰

桐城新城繁兩侍郎踵韓歐陽爲古文章匪直其文道以不盲公
後於方面言益厖世競詭激以峙名聲公曰調耳叢疚神明或乃
拘墟蟻垤爭鳴公曰麻哉何太硜硜方魯之曜冰寒於水希姚之
暉炳焉具體家承明德仍世委祉爲國重臣甄綜多士其平其
粹莫易者介其恬其退於昭帝謂浩浩新安一源萬派盱江
有公濤瀾斯大流於不息飲者知味茲隴岷峨肅趨而拜

月滄文鈔卷一

廿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誌銘

道光十有三年春廣西學政乏員於是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
楚雄池公奉簡命視學粵西明年秋當更易天下學政復

奉畱任之

命十六年夏四月

天子擢公爲國子監司

業仍畱視學如故旣拜

命再踰月而公遂不起矣是爲七月

十日前二日璜入視公疾公顧謂曰吾滇以舟楫不到故少書籍
幸陳文恭公爲布政使時刊存正學之書十餘種使士不涉於歧
趨又創舉書院義學數十所成就之材無算余幸官公故里思
有以仰跂之而力不逮且遘疾矣奈何璜對曰文恭公受氣厚故
耐勞公宜稍自節公徐又曰陳公處事精密不後於古名臣殆不

可學其樸誠則人皆可勉區區此心常恐負慚陳公因以上孤

聖主也言已氣喘甚不足以息璜亦遂出先是道光戊子公爲
陝甘鄉試正考官事竣復 命所奏對稱 旨遂 命

入直 南書房蓋

天子特以屬公而不由推舉者次日

召見 養心殿

上溫語曰爲學須有體有用仰不愧俯

不作能從此處下工夫乃足以當大任也公退而敬書於冊公諱
生春字齋庭別字劍芝其先山東登州人今爲雲南楚雄縣人曾
祖諱湘而乾隆戊申副榜諱映斗者公之祖郡庠生 諱封奉

直大夫曰瑤者公之父也公自初識字有奇童之稱年十二補弟
子員明年食廩餼嘉慶己卯舉於鄉道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

用滄文鈔卷一

三

丙戌散館授編修嘗充壬辰會試同考官公沈毅清惠動止有儀
法以不欺爲本以陶物振俗爲志視人世紛華泊如也課士先行

誼而後文藝其大指曰立志曰修身曰窮經曰講學又條爲子目
二十四曰塾規刊萬本頒示諸生蓋正學源流於是綦備又刊朱

子小學挈數千帙隨使車所至輒分給就試者令誦習之士請謁
無或不見見則首勉以植品問所治經心得何在或袖詩文求審

定必詳指其利病詞色煦煦雖日數十見無倦容聞士有踰閑檢
者則痛懲之於諸郡邑書院必核其實求所以有裨於學者費不
充則與守土者議捐增必足乃已故事太平諸郡土司所轄之民
惟佃種隸田者不許應試其佃官田者令退佃乃得與考其自種

民田者不在禁考之列近時土官有他意凡應試者輒抑之或飽其欲乃錄送土童不勝冤則鳴於有司鳴於上官有走訴於公者公廉得其實以謂土官無聽訟之責其小大獄皆流官主之獨童試一端聽其操縱由己非政體且非所以廣 作人之化隨具

疏請改由流官主試事奏入格於部議不果行嘗采訪郡邑貞烈婦得六百四十餘人孝子二人皆手書四字給之示獎勵然猶懼有所遺伏見諸生未嘗不周咨之公既惓惓於正士習扶世教而神識精敏品第士高下無不翕服善摘發隱蔽左右趨事者咸心懼然不以此弛防閑謂宵人之敢於作姦恆由馭之過寬乃得肆其志而剔姦必自近者始故於僕從及吏胥先事告戒臨事精覈

月滄文鈔卷一

三

不已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最難絕之弊至公無不絕也性儉素飲食服御如寒儒臨財尤耿介且嚴禁其下之多取或以過廉諷之不顧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未盡革之費至是亦無不革也公體素羸食又少而勇於治事凡所設施審其可趣其成刻日計時有人不堪其劬者每試士宵未及分則已起啟門唱名既畢雖夜未央不稍假寐終日坐堂皇或周行試席閒數百人作止無不在目中卷經幕客分閱者必親閱而後決去取定甲乙所爲告諭及判公牘批控詞皆手自削之纒纒千百言窮日夕之力不少休以此事立辦亦以此致疾公嘗自言奉 命視學之夕焚香告天苟此

心有幾微不自持入於暗昧者身及子孫皆被殃跡公所爲可謂

要而不忌者矣所爲文純明平易不喜作奇僻語然會文切理亦時以新藻發其摯思嘗恭和

御製重華宮茶宴詩及上元

後二日對雪喜成元韻又嘗奉敕書

御製詩集經筵

御諭公書故宗柳誠懸方嚴峭勁然亦襟抱所流露與古人同趣也直南書房凡五年荷

賜御書石刻及筆硯書畫貂

綺食物之屬甚夥所著入秦日記一卷直廬記一卷詩文贍稿四卷嘗編輯節孝錄未成欲選輯廣西人詩文集刊之亦未成粵人士聞公之卒也無不哭之哀如喪其私親然可以觀公入人之深矣其生以嘉慶三年十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九母謝太宜人配陳宜人無子以仲弟之子聯桂爲後璜以文字辱公知於公櫬之歸滇也徵諸聞見既實而預爲之銘曰

月滄文鈔卷一

苗

名臣步名儒趨或判然其歧視兮公謂無殊指也帝鑒顯神鑒微或倏爾其中餒兮公謂吾永矢也志維懃力維果雖天下重寄宜無弗舉兮且從容而就理也洪鐘萬鈞聲小發已震耳兮孰則虞其毀也肅肅乎公乎偉乎壘乎乃如是止也

胡母秦孺人墓誌銘

吾永福之居邑治胡爲巨族有節母而兼著賢聲者曰秦孺人隱君子承桂之妻而貢生學韶之母也學韶有兄學仲有女弟皆節母出然節母年三十有一遽寡越六十七年乃卒嘗逮事兩姑曰湯曰韋矣湯善病而韋有篤疾卧牀蓐且數年節母能心湯之心

故湯樂之曰善事我又能左右韋自服食坐起至於廟諭之細咸使自適如無病人故韋亦樂之曰善事我始者嘗鄉居矣蠹胥藉縣牒時時來叫囂恣索酒食金幣節母不勝擾則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近邑宅焉既而子出就外傅隔溪水恆攝衣以濟則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再徙城南隅爲兩子求良師友既得其人而後安之然學仲甫娶婦遂天學韶雖由學官弟子食廩餼爲例貢生亦年逾四十遂與婦俱殂學韶四子次二次三者曰本忠愚忠亦相繼殂僅遺寡妻初承桂有兄承宗娶於唐無子以學仲後之而又無子學韶子希瑗爲其後節母嘗顧謂諸婦若孫婦之乳滎者曰吾家三世而寡者五人可謂阨於天矣毋踰禮毋懟母怠所以善承天也我此心數十年不踰爾曹其勉似我嘉慶十八年邑人士以節母早應旌格爲請有司聞於 朝建坊焉節母曰是得無近名乎然足爲守身撫孤者勸後人其諒我矣道光十二年十一月葬黃嶺之原距其卒五月諸孫存者曰誨忠及希瑗皆邑庠生節母性溫淑尤耐勤劬親串以緩急告無弗予也無弗得其意以去是宜銘銘曰

母之常明且慈母之變父兼師雖集于蓼甘若飴用貞厥變而常不虧綽楔與母常峨巍覽斯石其有稽

贈文林郎例晉承德郎郭府君墓表

安邑之郭爲著姓而莫詳其所自徙與余同舉進士第又同官於

浙者曰淳章相周旋殆二十年嘗歎其行治之多近於古宋帥初曰惜君未見乃翁耳帥初者安邑舉人名葆淳僑居杭州與淳章爲中表他日淳章手府君狀示余曰先君子沒於乾隆癸丑墓上之石闕如以是丐子矣府君諱世瀛字甫登別字雲瞻自少以凝重爲里黨所歎異旣冠爲弟子員讀朱子書至小學嗜之言動皆以爲法待人一於厚事其親以孝聞居喪終三年不御酒肉先是父文山先生疽發於項醫者曰此不治也府君泣吮之稍瘥然猶卧牀幕年餘或中夜而呻達於旦府君衣不去體扶持抑搔唯虔母馬孺人病失血足不出戶限數年府君及配宋孺人日夕侍左右求所以娛母者曲致以爲歡馬孺人相對愉愉然忘其病且忘

月滄文鈔卷一

某

其老也父黨之貧乏時時給升斗以至衣襦什物之需皆濟焉雖他媼姪亦然歲爲樵數十視無力以殮者輒予之文山先生與楊某交最篤楊垂死以其子肇慶屬府君府君訓迪之遂爲邑諸生然楊故貧甚又爲之謀所以成立必周故肇慶嘗語淳章兄弟謂翁施惠於人終始無稍倦世所難已而略無德色益難察其心若無所爲德者尤難之難也府君內和而外冲言出唯恐迂人雖有所指摘亦予人可受御下以寬未嘗厲詞色然性端慤不可干以私遠近敬憚之鄉里有所爭爲曉譬曲直輒媿服無所於訟卽訟亦常不克終喜勉人以善其教諸子以謂行檢一虧雖能文不足贖故科名得失姑後之而持躬必以正見袁了凡功過格手錄以

調曰是與吾儒之無所爲而爲雖小異然日用閒藉以細點檢使
過寡而功多顧非所以自克乎貌儼肅小物必謹獨居如對大賓
雖盛暑裏衣必用布望而知其先輩人也蓋淳章狀府君行實其
大略如此徵諸帥初所以告余而信余嘗以惇龐之氣漸而日滴
由今追數五六十以前前其事其人往往希有閒有之或爲流俗
所非笑亦漸思變計矣然世與世積常以惇龐所植者爲可久府
君可謂拙以存之也淳章之爲政稟府君教乃亦以拙而有孚於
上下之間世所謂拙是孔子所謂不可及之愚耳夫何病哉夫何
病哉府君生雍正己酉之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以子貴 救贈
文林郎例晉承德郎配宋孺人 救贈孺人例晉安人子五人

月滄文鈔卷一

七

含章庠生俊章乾隆壬子舉人其章嘉慶庚申舉人臨汾縣教諭
淳章嘉慶丁卯舉人辛未進士浙江仙居鄞鎮海知縣加通判銜
龍章早卒女二長適李某次適胡景曾皆以節孝應 旌格建坊
焉孫九人曾孫八人元孫四人

浙江慶元縣知縣秦州劉君墓表

道光戊子之冬君方除慶元縣知縣自都中來至杭州病甚以余
知醫且嘗令慶元庶可問途者遣其子爾棟迎余余往視之君雖
瘳矣猶侃侃論天下事英氣見於眉鬔然竟不起明年爾棟將昇
君柩歸而乞余表其墓按狀君姓劉氏諱思敬字儼若號渭川其
先數世皆有聲於疊序居甘肅秦州之北鄉君年十七爲弟子員

文名甚著後選爲拔貢生君讀書務爲有用嘉慶初川楚教匪爲亂有逸入甘肅境者所過村落爲墟君集隣莊健者築堡而籌守禦之策凡二十條以爲備賊不敢近旣而河南賊亦有入甘肅者將及秦州君所居數十里人畜輜重糗糧藉堡以無害後總督那公見君守禦條約歎曰此名將之智略也先是張公綬視學廣西病不能親檢校君在幕中爲主一切去取等列惟允邱公庭澐爲廣東按察使君亦佐之以鈞考大小獄惟平蓋君之志汲汲欲有爲於時才又足以濟之故未仕時見於經畫已如此及官高臺教諭每有利病輒以告其邑周令君令君亦虛懷采納之邑故有書院又設義學二君察義學有實效視鄉所宜設咸增之凡十有八

月滄文鈔卷一

某

厚書院諸生及義學生之精大比之歲諸生以道遠故憚省試君籌所以依之人十金邑布少以不習女紅君授之紡具市棉分予導之紡且令善織者教之織布成則厚償以直邑鬪訟者率以爭水溉田君謂令君宜酌田多寡定溉之時刻毋許爭眾安之爭鬪乃息又謂令君倉所儲穀久且腐民乏食時盍糶之視價賤則糶以還於是民以不艱食初高臺人以地迫西陲輕文事而好講武自君至振起揉涵之凡六年俗一變士習蒸蒸郡守聞之上其事於巡撫巡撫盧公曰是劉君也耶其幹略那公嘗告我然不謂乃能是下其事於屬邑使咸取效焉而薦君於朝以爲知縣由部銓選得慶元未至遽卒於杭州年六十有九矣昔班史稱雋不疑

學以從政臨事不惑然薛宣固云吏道能否自有資材不可學也君未嘗一日爲牧令按其名迹以視古循吏何多讓耶不僅爲慶元人惜之已

呂貞女墓表

貞女姓呂氏臨桂人故常州府通判諱培緒之子都察院副都御史諱熾之孫也道光壬辰八月左君春雲及弟敏文招余遊七星巖同遊且三四客行過副憲第或言貞女沒矣咸相與太息稱其賢客有曰是未嘗佞佛而不食飛走鱗介之肉數十年大左君曰彼自不食而又禁人效之謂此非中正之道已命薄不敢儕於人故爲是以自懺耳小左君曰吾聞其言有異彼謂恣口腹則神

月滄文鈔卷一

先

濁而易昏末由以志勝氣也客又曰是雖比隣不得識其面大左君曰吾戚也亦五十後乃一見之蓋終身服疏布容如槁木雖老矣女紅未嘗或去手諸弟姪請節勞則曰若曹貧豈忍以衣食相累乎余聞之肅然旣而貞女嗣孫梁翰奉節孝錄一冊乞余表墓按貞女幼許字同邑諸生梁會瀛未婚而會瀛卒時貞女年十五方隨父任在常州凶問至遂衣純素茹蔬旣三年有來議婚者貞女聞之曰必梁氏子復生而後可或以未成婦諷之則曰妻道同於臣道臣之忠於君不必在拜官後也旣受聘則我已爲梁氏婦我知從一之義耳後常州解組歸貞女年四十餘矣適會瀛父卒貞女奔其喪持服如禮歲時之梁氏或作旬月畱然居常依呂氏

貞女性明惠事親能盡婉愉訓諸弟必曰孝友且曰毋忘副憲公
家世也常州安其孝嘗曰惜此女不爲男子及臨卒顧貞女歎曰
先大夫幸有孫然良苦矣母楊安人早卒庶母亦感貞女之善承
事曰雖我所生庸有是嘉慶二十五年有司以其事聞於 朝旌
表建坊焉生於乾隆二十九年某月卒於道光十二年八月壽六
十有九先是貞女未返粵舅姑爲立會瀛兄之子拔三爲其子旣
而拔三又殂於是會瀛兄子樹謀乃以其次子翰後拔三云表曰
天地淒清之氣迤而至於堅此非如風雨之和甘望其發生也故
在易乾爲寒爲冰亦爲金爲玉千古之忠臣以之貞烈女婦亦以
之皆遭乎不幸而有以自遂其不可奪之志者也崑山歸氏乃以

女終身不適爲乖陰陽之和豈篤論乎矧如呂氏女者非獨以貞
著也乃其識亦加人數等矣

